

歷次展覽會評言彙輯

仁山少習繪事、至今積二十餘年、寢饋於斯、樂之不疲、以所就未敢自信、五年以來、迭舉行展覽於京滬杭諸地、謬承士林獎譽、同好引掖、感戢在抱、慚勉益深、茲將諸大雅君子錫我評言、曾披露於報端者、彙輯於後、或爲過量之譽、或爲藥石之言、要皆仁山所當引爲針砭者也、今以兩年來所作、重作展覽於此、以求都人士公開批評、倘蒙藝林先達、不鄙淺陋、示以南針、則尤所欣幸、

二十五年四月一日江郎山人鄭仁山謹識

關於江郎山人及其作品

聖僧

我永遠不能忘記了江郎山人（姓鄭名仁山以下簡稱鄭先生）他是那樣的和藹、忠厚、熱心、努力、凡是受過他教誨的學生們、以及和他結交過的人、沒有一個能夠忘記了他、

他並不是一位出奇的要人、他沒有赫赫之名、他不會出洋留學、他沒有什麼博士、碩士的銜頭、他祇是一位善畫的中學教員、一位毫無野心的忠實教員、他一生以繪畫和教人為職業、他教導出許多富有藝術天才的學生、他們都離別了他跟着時代跑去、或被時代拖了去、但他們仍然留在美麗幽逸的西子湖、懶懶懶懶的過着他的舊生活、有一次、他的學生居然做了什麼要人之類的人物、請他去充一個愜吃愜用的高缺、他說、「……我做了五年十年的教員、研究了五年十年的指畫、心無旁騖、志不他遷、……

」由此可見他是一個清白忠厚的文人、

記得十年以前、他初次到杭州來教書的時候、一個不大不小的房間、堆滿了書畫印石、沒有一個同事和學生不在注意他的藝術舉動的、過了二個月、我偶然跑到他房間裏去看看、他正在一張釘在板上的紙上用拇指蘸了墨水橫抹直撇的畫着梅花、這時我不覺驚奇的問道、「鄭先生的畫原來是用手指畫的嗎？」他聽了我這問話、就停下工作、招呼我坐下、接着說、「我在二十餘歲的時候、發覺了清朝高其佩先生的指畫、一見出神、頓時起了敬慕之情、就打定主意努力指畫、過去我在上海學畫的時候、不過常常喜歡鑑賞古今名人的書畫、和一般教授們相互研究繪畫的六法就是了、後來我回到故鄉（浙江江山）、飽覽雄偉幽秀的高山大水、就作了我描摹自然的嘗試、三年努力、還有相當的成效、今年到了杭州、又給我多了一個飽嘗西湖的機會、西湖之美、冠於天下、我怎肯輕易放過、所以我每

天都在畫着西湖的景色、一點也不肯放鬆，」那時我聽了他的話、只有深深的拜服他超卓的藝才、和努力的精神、

後來我因為離別了杭州、他那橫抹直撇、上下點劃的技巧再也不能使我看見了、心裏非常難過、

過了六年、我在本鄉閑居、突然接到了鄭先生的一本指畫山水冊、雲片飛來、如逢故友、我非常高興的打開來一看、每頁畫幅、氣魄之佳、布局之妙、真使我記不起六年以前的鄭君作品了、

人生真像天上的浮雲、有叙有散、孤獨飄零的我、想不到今年還能和鄭君重逢滬上、

鄭君這次在上海西藏路舉行個人指畫展覽會、作品有一百餘件、山水、花卉、墨石、佈置得琳琅滿目、我曾一度巡禮、成績頗好、現在就舉幾幅出來介紹給一般愛畫的讀者、希望有個「眼力的比較」發表出來、

在這一百餘幅的圖畫裏面、使我百看不倦的要算「寒林歸鴉」這一幅了、圖中一草一木、一鳥一人、佈置得非常得當、我想凡是看了這幅畫的人、很易想起晚風拂樹寒鴉歸林的情趣吧、

其中三十一號「水竹居圖」一幅、作者係寫生西湖上的一個莊子——「水竹居」——而成的、畫上雖然沒有題着什麼詩句、但是給我看見了、我以為竟可借王維的「竹里館」一詩來題補、「獨坐幽篁裏、彈琴復長嘯、深林人不知、明月來相照、」

二十一號的「松雪圖」、作者原想描摹松上積雪的景狀來、誰不知他竟得了意外的收穫、不但簡單的筆法、足夠圖意的深沉、就是淡淡的墨跡、也能流露出「弦外之音」來、我們生長在鄉間的人、每當風雨的黃昏、下雪的夜裏、推窗一望、確有如此的情趣、

至於花卉這一類、我以為五十二號的梅花、最能使人逗意、人家畫梅

、不是太瘦、就是太嫩、不是太疎、就是太密、這幅梅、偏偏不瘦不嫩不疎不密、真合我的胃口、我想鄭先生在畫梅這方面、似乎已有活現的神氣了、

還有五十六號的「博古墨石」、嚴然獨立、似有「惟吾獨尊」的氣概、我對於墨石的鑑賞雖少、但是在這幅墨石上、氣魄的雄偉、用墨的得當、我是十分欽佩的、

其餘像「月夜清幽」「林亭幽靜」「秋山烟樹」「疏影橫斜」「雲烟五色」這一類的作品、不論佈局、用筆、都有獨到的天才、我因為看不勝看的緣故、只得留待他人去批評了、

末了、我該聲明的、我個人雖與鄭先生曾有一面知交、但是在藝術的批評上、是好是壞、自有大眾的眼光、所以我是不敢冒然替他捧場、這一點是要希望大家諒解的、還有一點、就是鄭先生的畫不是筆畫、乃是指畫